

姓名

留言

希望這次是真的

登錄於: Mon Sep 27 14:24:59 2004

<http://tw.news.yahoo.com/040927/43/10odq.html>

中央社 2004 / 09 / 27 (星期一)

英國決定勾銷第三世界國家積欠英國之債務

【中央社 記者韓乃國倫敦二十七日專電】

英國財政大臣布朗昨天在布萊頓一所教堂演說時表示，英國將勾銷第三世界國家積欠英國的債務，並鼓勵其他富有國家也採取同樣的作法。

根據統計，世界銀行以及其他開發銀行對第三世界的貸款總額，有十分之一是由英國所提供。

在英國決定取消世界最貧窮國家對英國的債務後，包括美國、德國以及日本在內的富有國家，下週在世銀與國際貨幣基金會舉行會議時，將會感受到壓力，敦促他們仿效英國的榜樣。根據媒體報導，法國和加拿大正計畫採取和英國同樣的作法。

英國財政大臣布朗目前擔任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主席，他長久以來不斷在致力解決貧困國家的國際債務危機。

布朗在演說中表示，取消貧窮國家的債務，可以解除這些國家的沈重負擔，讓他們有一個嶄新的開始，以便將資源用在衛生、教育以及經濟發展上。930927

我喜歡普通人

來自 我怕青英

登錄於: Fri Sep 24 19:23:34 2004

最近我的信箱，突然跑來朋友或陌生人的幾封信，介紹一部記錄片，轉述許多政客和文人雅士的大力推薦，彷彿什麼驚天動地不得了的大事情似的，實在讓人看了非常不舒服。我看一眼，馬上刪掉，要不然我真的會吐。

這就是台灣社會：凡事一窩蜂，就跟某些昆蟲之向光性一樣，向著鎂光燈聚集處靠攏，並且以炒作某種聲光為能事，虛張聲勢，膨風誇大得不得了。

(p.s.：我看那個不反軍購的反軍購團體也是，動不動就是：「華人史上第一次」、「近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社會運動」、「最徹底的思維和公民實踐」、「你唯一一次拯救自己和你的子孫的機會」等等。)

我是不了解這部片，無法做評。但若這片真的講出什麼普通人的感覺和生命，那麼，這種虛張聲勢的搞法和瞎捧，特別是政客和文人雅士的瞎捧，只是在傷害和侮辱這樣一個好東西而已。如果他們真的在乎什麼生命的普遍價值，他們就不會那樣為人處世、不會那樣炒作了？

台灣就是這樣，消費性格很強，新聞性格很強，在乎聲光和流行，一窩蜂地辦事。一下流行這個，一下又流行那個，什麼都很誇大，給人一種好像到處都是蛆蛆那種躁動不安、不可信任的感覺。

還好我也來自鄉下，我知道台灣人許多不是這樣，那似乎只是一種菁英文化。但是，因為菁英人數雖少，勢力卻龐大，於是給人一種好像台灣人都是這樣的錯覺。我想中國也一樣。那些農民，跟我所看到的一些大陸菁英，基本上還是相差很大，只是兩者我都不討厭就是了，不像台灣菁英這麼惡性（malignant）而恐怖，毫無真誠可言，嘴巴或筆下，全是誇大不實充滿虛榮的漂亮話語。這種菁英圈，除了逃得遠遠的，沒有第二個法子。

陳真 2004. 9. 24.

陳真

登錄於: Fri Sep 24 19:20:42 2004

保存你的憤怒

陳真 2004. 9. 15.

(原載中時晚報)

台灣人遇事激動，乍看熱鬧，百家爭鳴。其實來去迅速，不留痕跡，滿足當下激情快感。彷彿背後驅動只是一種內分泌，而不是價值理念。憤怒、感動云云，就跟看戲掉淚一樣，迅速消退，比豪雨積水退得還快。

激情言行總是難以當真，當權者諸惡皆行也不怕，反正過兩天就忘。所謂理想，就像菁英秀場，鎂光燈下演一齣戲給大家看，曲終人散，賓主盡歡，彷彿啥事也不曾發生。

人性有其共同點，但如此消費性格卻非常態。羅素半個世紀前成立的反核武組織 CND，迄今仍是英國反戰主力，憤怒不曾消退。以肉身為盾牌、阻止以巴暴力的 ISM（國際團結運動），成立三年已死兩人，挨揍抹黑如家常便飯，但言行如常，不因憤怒而激昂。

呼籲以色列士兵拒絕服從不正當命令的 Yesh Gvul（凡事有個極限），二十年來已有數千士兵遭軍法審判，但憤怒火種不曾熄滅，他們說，凡事有個極限，「總該有些事是正直的人絕對不幹的。」

中國一位碩士生李丹，幾年前目睹河南愛滋村慘狀，開始從事愛滋病人遺孤救援及教育，卻挨打挨揍，頻遭打壓，但憤怒不減。阿富汗女權反抗組織 RAWA，創立三十年，創辦者是一位女大學生米娜（Meena），不但反抗國內政教高壓，也反蘇俄暴行。十年後，米娜被蘇俄暗殺身亡，但組織依然健在，從事醫療救助、人權和教育。平淡的一言一行，透露滿腔憤怒。

憤怒不一定是壞事，許多時候，它更是一種善的記號。但它不該是一種情緒，而是一種態度，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們該珍惜它，就像珍惜自然資源那樣，不要讓廉價口舌和表面聲光得意消耗了憤怒。

甘地曾這麼說：「從諸多痛苦經驗中，我學到最珍貴的一課：保存我的憤怒。就像保存熱量使之成為能量一樣，透過憤怒的保存，它將成為動搖世界的力量。」

這是昨天寫的，不知道該不該貼。怕又言語間不慎招惹了哪一方人馬，引來可怕後果。總之，若有得罪，絕無惡心，尚請各方海涵。

=====

多謝河南的朋友介紹這篇文章，我給它剪了下來，放到倉庫裏，再找機會讀。

在英國，看到很多大陸來的留學生，大多財力雄厚，不是高幹，就是高幹子女，總是頗有點來頭。但基本上來講，還是蠻樸素。但據說和農民比起來，依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貧富差距很大。

其實，就算我自己，跟一般大陸留學生比起來，也是財力遠遠不及。我根本不可能花錢去吃或去做的事，他們卻大喊便宜，由此可見差距多大，更不用說他們和其他農民的差距了。連我都覺得和他們是兩個世界，因為他們實在太有錢。

至於台灣留學生更不用說了。幾乎每一個都是未曾為生計煩惱的小寶貝，更不用說挨餓受凍了。這些小寶貝，財力恐怕都在我們的數十倍或數百倍之上。簡直就像來自兩個星球那樣的差距。

我們常懷疑，在台灣，到底還有多少人比我們更窮、更節儉、物質上過得更狼狽？這二十多年來，好像還沒遇到半個。有時給人一些錢之後，常常才發現，原來對方所謂「沒錢吃飯」的意思是：「爹娘還沒把錢寄來」；所謂「窮」則是指的「一時沒有多少現金」，至於金銀珠寶或各種不動產倒是多得是。

就算真的很窮很窮的一些人，事實上也大多還是比我們有錢；對「窮」的定義相差很大。在我看來，曾經窮到會去賣血、窮到想偷東西、想搶銀行、窮到會經常餓昏倒地、窮到連人家吃剩丟在桌上或桶子裏都會撿來吃的，才有辦法理解什麼是貧窮。

當然，二十幾年前的窮，只能怪命運，最近十多年的窮，卻只能怪自己選擇這樣一條「窮苦」的路。不過，現在的我們不能說窮了，只是債台高築而已，而有辦法債台高築的人，當然就稱不上窮。至少這時候只要我們願意，隨時可以致富，看要不要走那樣一條路而已。

很多人以為醫生再怎麼窮，肯定也有一定斤兩，這原則上是對的，但有原則就有例外，而我剛好是那個例外。窮，在我心裏或人格上，劃下一道很深的傷痕。窮過的人，才有辦法真正體會貧窮的可怕、饑餓的恐怖以及什麼叫做寒冷、什麼是流浪街頭的滋味、什麼是「毫無尊嚴」。

也因此，談起貧窮，我覺得自己不必感到任何害臊，因為沒有人有資格說我在說風涼話，因為我是一度窮到連活命都有困難，根本不像個人，比起在街角陰暗處討食的流浪狗，大概好不了多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有五天、十天的溫飽就不錯了；這樣的日子，前前後後過了少說也有七、八年。一天能吃上一碗麵充饑，就很不錯了。吃了一碗，二十四小時內，不用期盼有第二碗。

一般人所理解的貧窮，恐怕連貧窮的皮毛也稱不上。很多痛苦，只有當你自己親身體會過，才有可能理解那種恐怖、絕望和狼狽不堪；滿身污穢、惡臭和疾病，狼狽地吃喝、狼狽地閃躲各種莫名其妙的不屑和攻擊。對一個簡單而友善的眼神或一點小錢的支援，都能銘記在心，終生不忘。

還好我捱了過來，但是，物質享受對我依然缺乏吸引力。夠吃夠用就好了，其它都是多餘。也因此，我覺得台灣人實在太有錢，有必要吃喝玩樂得這麼爽嗎？至少，我們若要在財力上幫忙一些很窮的大陸農村的人，實在一點都不難。

幫一百戶當然難，但是，幫個五、六戶，對一般台灣人來講，絕對負擔得起；不但負擔得起，恐怕一周只要少去一次麥當勞就夠了，一點都不礙事，絕不會影響夫妻感情或小孩教育基金。

講到麥當勞，就想到明天要上街的反軍購遊行。實在不想影響別人的參與意願。自從寫了那兩篇文章在蘋果後，有些同志對我就有點不爽。但我只是實話實說。

急是無益於事的。只要用正確的方式，不管路途多麼遠，總有一天就會走到目的地。但若用錯了方式，只會離那個目標越來越遠。

世界各國那麼多人，合力反「殺傷人員地雷」那麼「簡單」的一個小武器，都費了那麼多年、費了那麼大的工夫和努力，甚至犧牲了那麼多志願移除地雷的志工的人命（或導致殘廢），即便也因此得到了諾貝爾獎，但是，反「殺傷人員地雷」的運動，卻仍然如此辛苦地進行到現在。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卻總以為這些事可以隨著鎂光燈之聚焦而速成？目標不會太大、太迅速、太簡化了一點嗎？這樣能取信於人嗎？或者其實只是無謂地消耗自己的熱情罷了，讓自己對理想的信心越來越低，熱情越來越淡，也越來越不相信彼此的真誠。

何不靜下來，從頭一步一步幹起，就像學習一套知識那樣，從 ABC ㄅ ㄆ ㄇ 那樣慢慢做起？反省自己真正在乎些什麼，不要自欺欺人。學到一分算一分，學到兩分算兩分，儘管成果微小，但至少它是紮實的、可以累積下去的，而不是消耗性的。

當然，最近的所謂反軍購運動，骨子裏其實跟軍購無關，它只是反對一種政治操弄，反對一種不良居心和錯誤政策，藉著挑釁對岸來鞏固自己權力（幾十年來都是這樣搞的），而所謂軍購，只是交給美國這個大流氓一筆保護費而已。

基本上，這是一種發自民間的政治性反彈，反彈一種趨向毀滅的兩岸「政策」（民進黨也有政策可言嗎？說是選舉策略還差不多），與反戰或反軍火貿易其實無甚關連。

如果誠實地擺明了這樣的政治性，其實反而比較好。相反地，你給自己貼上這麼一個美麗的標籤，對方自然可以說你言行不一或別有政治居心；這種指控並沒有錯，因為大多數人反對的，正是一種不良政治操作，而不是追求什麼反戰價值。 “反戰運動”

是什麼，就該說什麼，有意無意地混淆事物屬性，只是憑添無謂紛爭和日後的失落感。

過去的民進黨或黨外，反起軍購可比現在兇猛多了。至少，在白紙黑字上，講得比現在漂亮多也有內容多了。但是，那同樣不是什麼反戰，那只是反對當時國民黨的一種政治操作，這種政治操作，跟現在毫無兩樣，只是現在民進黨操作得更誇張、更惡劣而已。

以前每次一到選舉，國民黨就會大喊狼來了，跟民進黨現在整天故意強調什麼幾顆飛彈如出一轍。國民黨當時也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喊狼來了，說什麼「共匪謀我日亟，無所不用其極」。若有人質疑，他就會說你是中共同路人，就跟現在的民進黨一模一樣。幾乎連每一句話都是照抄，了無新意。

這意味著，半個世紀過去，其實我們並沒有多少進步，同樣的戲碼，同樣的台詞，同樣的壓迫，同樣的謊言，同樣的利益操作，完完全全沒有改變。這難道還不夠讓我們反省，究竟哪裏出了問題？為何故事只是一再重演。

我過去一度以為黨外或早期的民進黨真的在乎什麼人權、和平、弱勢者，後來總算看清楚了一切。同樣地，我也不相信台灣目前有百分之五十幾的人反軍購是真的出於對這些基本價值的渴望。

當我們只是在政治操作的技術面打轉而不觸及內在價值時，我們永遠只會在原地踏步。靈肉可以合一，但是，不同邏輯性質的東西，就該劃分清楚，屬於凱撒的，就歸給凱撒，屬於上帝的，就歸給上帝。

在台灣，社運往往只是一種跳板，一種政治權力的晉身階，幾乎沒有幾個例外（其實我應該說「沒有例外」）。也因此，如果你看到有人打著社運經歷的旗號出來參選時，你寧可去選一個貪官，也千萬不要把票投給他。因為這種打著紅旗反紅旗，比貪污更可怕，它傷害了我們的熱情和信任。

你也不要以為當他當選之後，他真的會依照他所宣稱的理想去做事。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他真的在乎那些理想，那麼，他肯定不會出來參加選舉，就好像英國工會領袖或各種社運人士不會出來參選一樣，因為，民間才是他們理想實踐的舞台，不是廟堂。就跟傳教士一樣，傳教士不會去當宗教部部長，因為上山下海，才是他們的辦公室所在。

我不是說社運不能有政治代理人，我是說，如果你要從事社運，那你就不要去想選舉或當官的事。那些事不是不能想，問題在於，它只是一種副帶產品，而不是一種主要產物。它是末，不是本，斷然沒有捨本逐末之理。

一個社運發展成熟之後，不要說政治界，社會各個層面自然就會自動產生你的代理人，反映你的意見或看法，而不需要任何爭取。就好像打球或各種運動有益身心一樣，但是，你只要顧著把球打好就行，不需要「另外」去擔心打球之外，先要爭取一種什麼有益身心的、更好的運動效果。

換句話說，許多人想追求的政治權力，其實就是一種「果」，而不是一種「因」，是一種原本程序下自然就會有的產物，而不是「另外」爭取來的東西，更不是一種達到目標更好的手段。它根本不構成一種手段。就好像一個傳教士，放著大好山河不去傳教，卻反倒想坐擁權勢、躲進辦公室吹冷氣，西裝革履地開記者會，以為這是一種更好的傳教手段，那不是捨本

逐末是什麼？那不是自欺欺人是什麼？

這些極其簡單的道理，我們是真不懂，還是假不懂？還是根本不想弄懂？

寫論文都得寫這麼多年，而我搞不好得寫上一輩子，何況一個運動？！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台灣社會做事都這麼急於有所成就？什麼都要比快，然後沾沾自喜。留學圈最常聽到的對話或嘲諷就是：「誰誰誰寫了幾年耶，笑死人了，而我『只』寫了幾年就拿到博士。」可是，生個小孩，也要280天不是嗎？硬要縮減成28天速成班，會生出什麼東西來？

一個西方社會的運動團體，幹了幾十年，也不過小小規模；規模更小的，有時連小貓兩三隻來舉牌或擺攤子的人手都沒有，但他們還不是一樣傻傻地做個不停？搞不好幾十年沒開過一次記者會。哪像台灣，動不動就要號召天下，記者會更是開個不停。這一切，其實都只是一種選舉模式的翻版。

什麼「選我進去立法院，我會為大家如何如何」，實在是自欺欺人。如果他真的想幹些什麼，那麼，立法院就是第一個他不該進去的地方；因為從來沒有一種社運的辦公室是在立法院裏頭。

社運不該跟選舉模式看齊，而是應該copy一種傳教模式或為學模式，比久遠不比一時，比慢不比快，比質不比量，比自然不比演技，比深刻不比表面浮華，比沉潛不比聲勢招搖，往民間靠，而不是往廟堂擠。

陳真 2004. 9. 23.

許岳弘

登錄於: Thu Sep 23 14:49:11 2004

生活經驗離“農”很遙遠。

接觸過林林總總的“知識性”書籍，談到產業演變、社會型態，也多以農業、工業、再來服務業，流暢的行文一筆帶過；若以產能比重價值，農業更不足觀。目光自然被直接牽引到高效率、高科技的工業或五光十色的服務業，對農業的印象等於零。

幾年前了吧，隨興翻看中國近當代史的文章，有一篇提到大陸的“三農”，但未對“三農”詳細說明。奇怪的是，當時心中突對這兩字冒出一個大問號。咦！“三農”是啥？此後，未刻意卻比較注意這個字詞。輪廓逐漸清楚，三農係“農民、農村、農業”也。個人歸結認為，三農是可怕的貧窮生存問題，中國農民及其他國家被劃在貧窮線以下的人民同樣命運，時時刻刻面臨的嚴苛挑戰。

瞧見這本書時，便是順手拿起結帳，連同另一本所謂的姊妹作《民怨》。看完引言就不忍再翻，不是用字冷僻、不是道理難懂，而是貧窮的生存怎堪一件又一件的實例來論證，冷眼旁觀的我，“理解了嗎？”自問自，音調越來越細微，幾乎聽不到

怡靜

登錄於: Wed Sep 22 20:01:37 2004

恰好今天的WSWS就有一篇文章正是講中國農民調查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4/sep2004/chin-s22.shtml>

這本書在大陸挺暢銷的，當然也引起官方的反感，忘了有沒有查禁，還是只有下令不准宣傳而已。幾個月前買了，只是一直沒讀完，會買的原因一來是老家是務農的，對農人有特別的情感，二來是曾在大陸的論壇上看過不少網友批評人的話語總是有意無意的將對方比喻為農民什麼的，感覺上好像頗歧視農民這職業，令我大惑不解，因此想瞭解一下。

到中 地方政府，真的是一言 。中 大 人口的 大多 都是 民，可是他
息， 人一提起大 ，就想到 的 ，想到北京上海那几 光 亮的盆栽。 情 是， 民的生活
有“ ”，甚至更苦了。地方官 了自己的利益，不管他 的死活。艾滋病的流行在已 有的 痛苦上面又加上一
在 里我想全力推荐 桂棣，春桃的 篇 《中 民 查》和qegg推荐的 片“好死不如 活 ”。

我 自河南的 村，除去艾滋病，我家 的境 就跟“好死不如 活 ”里那一家人的生活差不多。 什么都很多余，你 自己去看吧。下面是我 手在google上找到的 接：

[http://enjoy.eastday.com/eastday/
node7209/node7247/node7362/userobject1ai56851.html](http://enjoy.eastday.com/eastday/node7209/node7247/node7362/userobject1ai56851.html)

到底多少話可以寫出來。
很少。。。。。

陳善淨

像河南商丘這樣的地方政府，在中國似乎挺普遍。很可悲。

陳真

=====

[http://www.chinaaidsorphans.org/
showtopic.asp?id=1484&forumid=30](http://www.chinaaidsorphans.org/showtopic.asp?id=1484&forumid=30)

近期商丘市騷擾恐嚇電話記錄

7 月21日下午，4名中央電視臺記者和兩名東珍志願者進入雙廟村，引起縣、鄉、村幹部的重視，紛紛來到雙廟村阻止、尾隨、幹擾。但由於是中央電視臺記者，官員沒能阻止。當晚10時，柘城縣艾滋病防治辦公室和崗王鄉3名官員來到商丘市，約東珍和記者見面，並單獨對東珍表態：柘城縣不希望東珍和記者明天再來。

7月22日，李丹的手機（13801239094）開始不斷接到騷擾和恐嚇電話。

1、 中午 12：13， 0370-2292440，商丘市人大門口的公共電話。

當時，李丹和中央電視臺記者正在前往雙廟村途中，已經來到柘城縣城。電話中男子自稱商丘市永城市人，孩子20歲，從網上瞭解到東珍，一周前到東珍當志願者，至今沒有消息，現在自己到商丘市來找孩子，並稱孩子可能沒有攜帶李丹的電話，看到學校不在了，就直接到柘城艾滋病村了。不斷詢問李丹目前在什麼地方，是不是在柘城。

2、 下午 16：39， 0370-2619415， 商丘醬菜廠招待所門口的公共電話。

當時，李丹乘坐村民的車，單獨離開雙廟村，正在柘城縣公安局詢問王國峰一案案情。一名商丘口音很重、語速很快的男子打來電話，不斷質問李丹，“你把我的孩子弄哪去了？”，問李丹在什麼地方，商丘還是柘城？並夾雜有“你媽個X”的口頭禪，揚言要帶一幫兄弟打 李丹。

問他孩子叫什麼名字，他語音含混的帶過，就連他的名字至今也沒有聽清，似乎是“張吉普”，說自己是柘城人、“崗王（鄉）的”。

3、 晚上 20：34， 0370-2213455，電話22局是在文化路和團結路之間，沒有在114登記。

東珍和記者都已經返回商丘，在記者住的旅店外，看到一輛熟悉的桑塔納，是在村子裏見過的縣政府的車。正在吃晚飯，“張吉普”又打電話過來，繼續罵人，但所說內容不同，改稱自己的孩子不是艾滋病，李丹把他說成是艾滋病，要找李丹玩命，“拿刀子捅死你！”。問

他孩子叫什麼，還是不說，只是一個勁問李丹現在在哪兒，住哪里。

4、晚上 22：01， 0370-2313560，紡織品公司的IC卡電話。

此時李丹剛剛進入東珍員工宿舍，電話裏依然是在問哪里，要玩命之類的話。

7月23日，繼續接到“張吉普”的騷擾電話。

1、上午11：52， 0370-2313560。

當時在宿舍，正在通話，未接。出門就發現門口不遠處有2名便衣和兩輛沒有牌照的麵包車，隨後2名便衣同志一直起一輛沒有牌照的摩托車尾隨至長途汽車站，並目送汽車出站；另一輛沒有牌照的麵包 則一直尾隨護送我們的長途車到高速公路入口。

2、中午，電話號碼丟失，長征路一汽維修處IC卡電話。

剛上高速，“張吉普”又來電話，開始稱自己是睢縣的，問李丹現在哪里，要約一個地方見面。李丹不斷詢問他的名字、孩子的名字、事情的來由，他始終拒絕回答，並自己掛斷了電話。

3、下午18：34，0370-2524072。紡織品廣場的IC卡電話。

李丹在鄭州等火車。“張吉普”開始語氣平和，問李丹人在哪里，後來當李丹再次追問他的名字和孩子的名字時，又開始進入憤怒的狀態。李丹沒有告訴他即將返回北京，表示自己還在商丘。

7月24日，李丹回到北京，沒有騷擾電話，“張吉普”也知道李丹回了北京吧。

陳真

登錄於: Tue Sep 21 23:22:30 2004

納蘭紅日就是李丹.

=====

<http://www.chinaaidsorphans.org/showtopic.asp?id=1720&forumid=30>

商丘政府人員QQ上的恐嚇

2004年9月20日晚，QQ聊天紀錄

214548418 21:35:00

我們想給那些孩子捐款 你的聯繫方式？

214548418 21:37:06

？？

納蘭紅日 21:44:18

嗯，現在進展有一點問題，所以暫時不能把錢下發給孩子們，你先看看我們的網站吧，好嗎？等好轉之後，我們聯繫募捐。

214548418 21:37:40

是公安要抓你了吧？你其實就是個騙子！

214548418 21:38:50

騙錢！聽說你和你女朋友在北京過的很不錯 而你們用的錢都是騙來的捐款！以那些孩子的名義去騙錢！你缺德！不得好死！

納蘭紅日 21:46:40

聽誰說的阿。

納蘭紅日 21:47:09

歡迎過來看看我們的工作哦

214548418 21:40:12

和你女朋友 幾乎天天都看黃片 你們買片子堆起來都有一人高 買的筆記本電腦都是騙來的錢 你等好吧 你的好日子就快結束了！

214548418 21:40:40

歡迎你個P 你就是個大騙子 你現在已經都無所謂了你就等的被法律和道德的懲罰吧

納蘭紅日 21:48:28

我也在等，可是商丘你們這些臟官比我們還害怕吧

納蘭紅日 21:48:31

哈哈

214548418 21:41:31

呵呵 李丹看你帶個眼鏡 似乎斯文的很 其實就是個衣冠禽獸 你不知道騙了多少志願者！

納蘭紅日 21:48:54

為什麼這麼說呢？

214548418 21:42:19

我也不是商丘的 我只是個知道內幕的志願者！不屑和你這樣的禽獸談話！你等著吧！你不會好死的！

納蘭紅日 21:50:22

少嚇唬人啊，是商丘的就承認吧，老套了

納蘭紅日 21:50:50

這麼晚了，休息吧，拿人民政府的工資幹點正事兒不好嗎？

(沒有繼續回復)—————